

张晓风

著

有些女孩
吟了
不该吟的诗



有些女孩
吟了
不该吟的诗

张晓风

～
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些女孩，吟了不该吟的诗 / 张晓风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7
ISBN 978-7-5596-1911-2

I. ①有…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5405号

本著作物经北京时代墨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有些女孩，吟了不该吟的诗

作 者：张晓风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管 文
特约监制：林 丽
策划编辑：徐 玥
文字编辑：宋亚荟
封面设计：杨祎妹
版式设计：徐 倩
营销统筹：章艳芬
I P 运营：覃诗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20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6印张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911-2
定价：5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我的散文观（代序）

楔 子

有人要我说一说我的散文观。

“你出过的散文集超过十册了吧？应该很有资格发表点儿意见了。”

“可是，我自己并不这么想！”

“噢？为什么，装谦虚吗？”

“不，不，这跟谦不谦、虚不虚无关，我说个譬喻你听：这就如同，有的女人能生，生了十几二十胎（纪录上还有更多的），但这女人，其实你要她站上台来讲述胚胎、卵子、精子、子宫……她却一概不知！”

“但是，写散文这件事不好拿生孩子来比，我想，写散文总会多一些专业性吧！”

“也许，但有一点，这两件事是相同的：那就是郑愁予诗里说

的：‘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生孩子，是因为非生不可，胎死腹中是很严重的。写文章也是非写不可，不写，地都会裂、山都会崩。你想，人在这种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理论和观点可言，只是‘忍不住’而已。”

“不过，不过，你随便说两句不行吗，例如感言什么的？”

“有人生了孩子还要发表‘生儿演说’的吗？生小孩很累唉！生完了就该休息了吧！”

“唉，不过要你表示表示意见，没什么大不了啦！反正一百个、一千个人里面未必有一个人听你，你就当自言自语好玩儿嘛！又不是什么‘一言而为天下法’。”

“噢！这句话还有点儿道理，我姑且随便聊聊。”

“噢，你是写散文的。”

“哇！你是写剧本的！”

偶然，在某些场合，我会碰上一些异国人士，有时我必须自我介绍，有时是朋友替我介绍。这对手，十之八九，以后是看不到的了，这不过是一面之雅，又不是什么义结金兰，犯不着好好交代身家，所以多半随便说一句：“How do you do？”也就算了。

不过也有人会多问几句的。或许受朋友瞎捧所蛊，便不免兴致高昂。一般而言，如果朋友说我是“林太太”，就没人有兴趣再多问什么了。如果说是“教授”，人家也只礼貌地致敬一下。朋友如果说“名作家”，那老外就不免有几分兴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请问，你写什么？”

我多半的回答是：“哦，我写散文。”这种答案有点儿令他们失望，当然，他也不方便表现出来，只好草草敷衍我一下，就走开了，顶多加一句：“噢，你是写散文的。”

我也偶然兴起，想做个实验，便说“I am a playwright”（我是写剧本的）。这下可不得了，对方立刻双眼放光，人也几乎要弹跳起来：“哇！哇！哇！你是写剧本的呀！”唉，有些事，读书是读不出来的，如果有一本书来告诉我：“西方文学，重剧本而轻散文。”我读了也不觉什么。但当面看到人家对我的两种面目，不免感慨良多。我常常心里暗笑：“唉！唉！你这老外真不晓事，写剧本是小技耳，写散文才是真正的大业咧！”

在台湾，如果问出版商，什么书最有销路，你得到的答案一般是：“散文最有销路！”（虽然小说和诗偶然也畅销。）看来，老外喜欢那些故事和情节。但老中所喜欢的散文却没有那些花哨。老中为什么要喜欢散文？这恐怕是说来话长的话题了。

三个譬喻

至于散文和它另一个近亲“诗歌”之间怎么分？有人打譬喻，说：诗如酒，散文如水。诗如舞，散文如行路。诗如唱歌，散文如说话。如果跟着这个譬喻想下去，诗好像比散文“专业”，或者说，“高尚”。

但是我并不这么想。

好酒我喝过，好水却不常喝到，我唯一牢记且怀念的水是有一次去走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去一个叫哥伦比亚大冰原的地方，我带着个小瓶子，在融冰中舀了一点水，喝下去，甘冽冰清，令人忍不住想对天“谢水”（基督徒有“谢饭”之礼仪），原来水是这么好喝的。至于我日常喝的，其实都只是“维生所需”而已。

至于舞蹈，我也大致知道一些这城市中的优秀舞蹈家。至于谁行路如玉树临风，好像我反而想不起来。印象里行走得高贵的人好

像只有两个明星，男的是史都华·格兰杰，女的是凯瑟琳·赫本，此二人有帝后风仪。至于奥黛丽·赫本也不错，但只像公主而已。

至于说话和唱歌，我倒都听过好的。不过，说得好的，还是比唱得好的为少。

以上三例，刚好说明散文其实是“易学难工”的，好水比好酒难求，“善于美姿走路的”比“善舞者”难求，“善说话的人”比“善歌者”难求。

从那三个譬喻可以看出散文的特质，它不侧重故事、情节。一般而言，它也不去虚构什么。它更不在乎押韵造成的“音乐性加分”。它在大多数状况下无法入歌。它和读者素面相见，却足感人。它凭借的不是招数，而是内功。

内功？内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李白写《春夜宴桃李园序》，一开头的句子便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李白写的绝不是“记叙文”，他的企图也绝不是记录某一次宴会的盛况而已。他是把一生累积的见识，来写这一小篇文章，这叫内功。

王禹偁写《黄冈竹楼记》，其中有些句子形容竹楼之雅，可算得很唯美的句子，如：“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但最令人心疼的句子却是在行家告诉他竹楼的寿命一般不过十年，如果做加工处理，可至二十年。然而，他拒绝了，他在历数自己宦途流离的记录之后加上一句：“……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这一句，把整篇文章提到不一样的高度，借王国维的话，这叫“感慨遂深”。当然，你也可以叫它为“内功”。

如果要归纳一下，容我这样说吧：

1. 散文是一种老中特别喜欢写、喜欢读的文类。

2. 散文可以浅，浅得像谈话；可以深，深得像骈文。但都直话直说，直抒胸臆！是一种透明的文体。

3. 读者在阅读散文时，希望读到的东西如下：

A. 希望读到好的文笔、好的修辞。

B. 希望读到对人生的观察和体悟。

C. 希望隐隐如对作者，但并不像日本人爱读“私小说”那样，因此散文读者想知道的是作者的生活、见识和心境，“私小说”的读者想知道的多半是作者的隐私，特别是性的隐私。

D. 希望收获到“感性的感动”，也希望读到“知性的深度”。

E. 一般人购买散文，是因为他们相信，不久以后，他们会再读它一次。很少有人会“再一次读看过的小説”，可是有很多人“一再读他看过的散文”。

在古代文学史里有两位（其实当然不止此数）文人，其一是诗人，另一位是词人，这两个人都曾因为写散文写得太多，害得他们的某首诗词竟然失了色。

其一是陶渊明，有一次，他本来是要写桃花源诗的，但不得不先把去桃花源的渔人的航船日志公布一下。不过，因为这篇用散文体写成的序太精彩了，结果大家都去念“晋太元中，武陵人……”至于“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有谁知道呢？

其二是姜白石，他自度了一阕词叫《扬州慢》。不过，同样的，他也必须说明一下，他眼中的扬州如何在一番战火之余成衰败零落。

那篇插在词前的小序写得再好，结果有人认为“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比词更耐读，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这两个例子，其实都说明散文的胜利。没有故事的华服，没有韵律的化妆，散文素着一张脸，兀自美丽。借王国维的话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二分之一的擎天柱

在西方，散文是三大文体（戏剧、小说、诗歌）之外的小附庸。在中文世界，散文是二分之一的擎天柱（我们分文章为“散文”“韵文”两类）。

我喜欢散文（虽然也喜欢其他三类），我喜欢我在此行列中执勤，我喜欢这是一个老外看不出好处的文类，我喜欢和我“同文”的人来分享它的深雅和醇厚。

目录

第一辑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孤意与深情	002
我喜欢	008
到山中去	015
你要做什么	021
初心	032
立志把自己惯坏	036
我在	039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044
林中杂想	048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056
我有	063

第二辑 遇见	地毯的那一端	068
	种种有情	075
	母亲的羽衣	083
	许士林的独白	088
	重读一封前世的信	095
	情怀	101
	给我一个解释	111
	生活赋	119
	巷子里的老妈妈	123
	遇见	126
	“浮生若梦啊！”他说	128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131

第三辑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134
只因为年轻啊	138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148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150
我有一个梦	152
不朽的失眠	159
例外的惭愧	162
我恨我不能如此抱怨	165
月，阙也	169
春之怀古	172
行道树	174
没有谈过恋爱的	176

初绽的诗篇	180
有些女孩，吟了不该吟的诗	196
魔季	199
玉想	205
咱们小人物要多多说话	214
秋千上的女子	216
尘缘	223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233
东邻的竹和西邻的壁	235
你的侧影好美	237
其实，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239
炎凉	241
别人的同学会	243



你 不 能

要 求

简 单 的 答 案

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季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儿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

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已。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儿小错，”他很认真地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地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儿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某个委员会的免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

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儿。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儿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地来者不拒。我固执地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

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儿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谈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讨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事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两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